

推開天空的陰霾

第一章：流浪教師

< 明 > 呂坤：士君子碌碌一生，百事無成，只是無志

拿著吸管，猛戳著剛買回來的草莓冰沙，身上不時就沾滿一些惱人的、剛掉落的鳳凰花葉子，燠熱的天氣把柏油路曬出一陣陣令人難以忍受的惡臭，偏偏我又不能走，在毫無選擇的機會下，我必須站在這兒；因為現在要不就是我挑戰命運，再不然就是我向命運低頭，這一間國小已經是我這兩週以來甄選的第十間國小了，在教育新制度推行的這個年代，我偏偏有幸的參與了這樣全新型態的教師甄選，一間考過一間，台北殺到高雄，從教案編寫到現場試教，由海邊考到深山，不敢說我已經很熟悉這些徵選背後的法則，但我已經可以深刻感受到『流浪教師』的標籤將會一直貼在我的背上，直到.....直到.....

手機鈴聲響起，跟這樣悶熱的天氣一起作用著，這種方程式的結果只有一個答案，而且還是個不可逆的答案，鈞輝在電話中說：『博裕，你現在在哪兒？我們兩個又落榜了』，鈞輝並不是跟我很熟的朋友，但他同我一樣，全台灣都已經走透透了，還是無法克服自己天生的宿命，聽到落榜的消息，其實我心中早就有一定的打算，但我還是很期待奇蹟到來的，我冷冷的回他一句：『沒考上喔！算了！我們表現的還不夠好』，話雖是這麼說，但我心中的石頭還是無法放下，那種無法釋懷的感覺讓我喘得很痛苦、很掙扎、很難過.....我忍不住大聲的再問：『真的沒考上嗎？』，在場好多等著報名的老師用一種無能、蠢才、可憐的眼光看著我，我猜因為我們都是陌生人，所以他們也不敢大聲笑出來，我提著徵試用的資料與今晚投宿的生活用品排隊....很尷尬....很無助.....

坐在教室裡等著自己的號碼，這一間國小甄選的程序跟別所學校並沒有太大的不同，還是一樣要先繳交動輒五百元的報名費，再來又是繳出一千元的面試費用，枯坐數小時之後，你就會有三分鐘的面試機會，是的，往往因為報名人數過多，你能有機會將自己的教育理念分享三分鐘已經是很有機會上榜的，因為今天抽到的號碼很後面，所以我坐在教室裡，看著自己帶來的教師檔案夾，我一本又是一本的複習著，人們總是能在不安與尷尬之中找到一個安靜的藉口麻痺自己流血的傷口，因為這些人跟我有著一樣的背景，一樣的藉口，一樣的無奈，我們至今都還是流浪教師，打著孔孟夫子的旗幟，做出寧為五斗米折腰的蠢事，眼睛雖然看著教師徵選的資料，但一定是心不在焉的，因為我已經對教材相當的有自信，對這種假用功的感覺也已經很熟悉，大概就是因為這樣，無意中我拿出紙筆來算一算我為了當一位孔門後輩要花掉多少基本投資額度，我在那張髒兮兮的紙上寫下這樣的方程式：

三分鐘=一千五百元

所以，一分鐘=五百元

已知一分鐘=60 秒

故每秒鐘需要花費 8.333333333333 元

天呀！比我的手機費率還貴！

由此可證，學校一定不會倒閉

另證，投資教育果然是有最高的報酬率。

心中真的很想罵出髒話以抒發我心中莫名的壓力，但礙於『至聖先師』的歷史包袱，我只能選擇以一種安安靜靜的、很幽雅的、很有君子風度的神態走出教室，我選擇看一看這所校

園，讓我浮動的思緒再次沈澱。一樣的椰子樹，相同的鳳凰花，遊樂場中不時傳出一兩聲孩子的嘻笑聲，鞦韆也是斷掉一半的老玩意兒，溜滑梯更是小得不得了，我的屁股怎樣也塞不進去，教室裡斷掉的粉筆，斑剝不清晰的黑板，粗糙佈滿大小坑洞的桌子，國小教室好像都是這樣，從台灣頭到台灣尾都沒有什麼不同，從以往到現在也沒有什麼改變....沒有改變，現在如此，過去也是如此。

第二章：我的志願

< 三國 > 嵇康：人無志，非人也

手被打的紅通通的，耳朵也被捏紅了，但我真想不到還可以在作文簿上寫些什麼字？老師要我回去再想一想，但是『再想一想』的線索真的太薄弱了，面對那樣大本的作文簿和一堆不會寫的生字，腦筋浮現的空白和無助就像是剛午睡起來的那般恍惚，更何況說什麼我也不會再去告訴老師說：『我沒有帶字典！』，要不然我又要吃一頓『竹筍炒肉絲，外帶辣椒加生菜』，一個很難的題目寫在黑板上：『我的志願』，整片黑板除了掛上值日生的名字之外，再不然就是老師今天所出的回家作業，怎麼也找不到跟作文題目有關係的生詞，搗破了腦門，鉛筆一支換過一支，我還是覺得這樣的題目很難，不過，反正也不會寫，索性就跟隔壁的同學玩『卒子過河』，說來也奇怪，那樣無聊的遊戲在當時可是比黑板上所寫的東西有趣太多、太多了，老師教的東西我一定不記得，但是前天卒子過河的比賽結果我一定會記得很清楚。想一想，念小學的時候，老師教了很多的東西，但我記得最深刻的印象的竟然是跟同學一起玩的遊戲，雖然每次下課只有十分鐘，但那種感動的感覺就像是悶熱很久的天空突然掉下眼淚洗刷這一片荒蕪的大地，天空掉下來的任何一滴雨水都可以被這樣乾涸的大地迅速的吸的一乾二淨。

老師又將她銳利的眼神射向我們這邊，就在她準備起身之前，我和同學早已經警覺到，我們趕緊低頭假裝正在寫字，以免又要被她攻擊，這讓我我想起有一回在大學講堂上聽課時，正當大家彌留之際，教授問大家有沒有問題時，大夥兒一同假裝用功低頭的模樣不就是從小精密訓練下的結果嗎！？扣....扣....扣，腳步聲由遠而近，突然，萬物都靜止了，只剩下樹上的黑蟬還不知死活的鳴叫著，悶熱的空氣中透露出一場即將爆發的戰事，這場戰事的結局相當明顯，在這裡，只有正確的老師以及永遠錯誤的學生。

『啪！啪！』，我的臉上留下紅通通的掌印，空氣一樣的寧靜，身旁的同學早已經在這樣的教室裡學會『只要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習慣，同學依然低頭不語，風從我的身旁吹過，也從他們的腳下穿過，老師說：『為什麼不寫？』『怎麼那麼笨！』，在這裡，只有正確的老師以及永遠錯誤的學生，老師從來不說：『題目會不會太難？』『你遇到麼問題？』，因為，在這裡，只有正確的老師以及永遠錯誤的學生，老師在負氣離去之前，撂下一句當時最狠的話：『再寫不完，你就休想回家』，家...家...在當時彷彿是唯一的歸所，晚一步回家，就是另一場大戰的開始，當時的孩子怎麼那樣的可悲，面對的威脅是一重又一重，在學校被老師威脅，在家被父母威脅，但他們一定都會否認這樣控訴，他們當時一直認為：『孩子不打不成器』，為了達成『寫完』的目標，我很敷衍的寫了一篇所謂的作文，反正老師只要求我寫完，她也不會期待我寫得很好，我猜想『敷衍』的個性大概也是從學校教育養成的吧！

我的志願

我的志願就是當一個好老師，因為當老師可以較小朋友安靜不要吵，好神氣。

這一篇 34 個字的作文拿到丁下，我猜想這一篇『我的志願』應該是我寫作以來最短的、印象最深的、得分最低的一篇文章，天氣很熱，但是老師的心卻很冰；天空中朗朗的天際，似乎並沒有融化老師冷漠的情緒，『笨』、『蠢』、『白癡都寫的比我好』……這些話早已經伴隨著我直到畢業。

你會問我，還記得小學老師的模樣嗎？記得她叫什麼名字嗎？

棍子落下的時候，我不會抬頭看她；捏我耳朵的時候，我只會低頭，絕不再多說一句話；上課的時候，我不會看她，深怕又被她責罵；畢業的時候，我從後門溜走，害怕又被她看到；以後再有經過學校的時候，我都會繞另外一條路走，因為……我不要再看到她。

你會問我，還記得小學老師的模樣嗎？記得她叫什麼名字嗎？

中國字，是世界上最具有意義、也最為美麗的一種藝術。常常包含了許多奇怪哲學的道理。比如說，愛。愛，這個字拆開來就是兩個字：『心』和『受』，愛的意義就是心理接受，有時候，我們以為施捨就是愛，但這種帶著驕傲的愛就好像帶刺玫瑰一般的惹人厭；有時候以為憐憫就是愛，但這種帶著輕視的愛就好像滿天棉絮一般的令人不舒服，耶穌說：『愛人如己』，愛別人的缺點就要好像感受他人的優點一般，這才是真正懂得愛。

你還會問我，記得小學老師的模樣嗎？還記得她叫什麼名字嗎？

第三章：文昌帝君廟

< 明 > 薛瑄：人當自信。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大事

這一間國小不僅勾動我對母校的回憶，就連學校附近的地標也與我的家鄉一樣，附近有一間文昌帝君的廟，廟頂盤龍柱上被很多的麻雀佔去，就算我帶著僥倖考取的心裡祈福，但能在考前這個時候抱著佛腿，也許能加持幾分功力，我的腳步雖然輕盈，但警戒心強的麻雀早已感受到空氣中肅殺的氣氛，繃跳了幾下，天空中鳥毛隨著風的方向飄向另外一棵榕樹身旁，好似向同伴透露出警戒的消息，風裡透著些泥土、香花、焚香、與鳥屎的味道，踏入廟堂，頃刻間就感受到由地板滲出的清涼，我的心裡頓時涼快起來，看了看四周進香的信徒，才發現有不少人都是剛剛在報名處那裡遇見的，大家都拿著香，我們的眼神相互交錯，我斜倚著頭看她，她卻相當神氣的將頭扭過。院子裡的榕樹，發出希哩希哩的聲響，葉子被風吹的互相交錯，風越大，廟裡的氣氛亦越顯清涼，大家有緣來到這樣的鄉下地方考試，無論是否有上榜的機會，來跟神明交個朋友，讓福氣也拂滿全身，文昌帝君笑咪咪的眼神與笑容讓我心中一片釋然，在塑像上方的八卦鏡旁，佈滿蝴蝶，這就是人們一直傳說這裡相當靈驗的原因，蝴蝶別的地方不去，為什麼偏偏向這塑像朝拜呢？！蝴蝶的顏色相當的單純，但是卻都有著神明的氣息，大概就是『白沙在泥，與之俱黑，漸染之息久矣』的道理吧！

還正在端倪之際，遠處一陣的雷響，說來奇怪，才響過一陣的雷，怎麼天際就已經全黑，這種大雨之前的悶熱浮動出血腥與腐爛的味道，這種西北雨作用的力量真大，接著就又是一道刺眼的閃電，同時又響起震耳欲聾的雷響，角湖的影像傳遠處傳進廟堂，大雨斜成一片的射進來，雨點染著刺眼的閃電，彷彿一團又一團滾動的地獄火球，又好似有一隻巨大的爪子可以身進廟堂將我拉走，廟堂之旁的蝌蚪文字彷彿詔告我的罪狀，彷彿宣示我從幼時就帶著的愚蠢，好像刻示著我的原罪，多麼可怕的呼應！暴雨沖刷殘牆的豁口，院子的桂花、遠處學校裡的鳳凰花都被打的抬不起來，但顏色卻也更加美麗。

我們都被困在雨裡，她在廟門前方佇立，她並沒有帶著傘，孤立....無助....她可能想趕著回去學校考試，打開雨傘 啪！這樣的聲音吸引了她的注意，她用一種需要幫助的眼神看著我，但又不好意思剛剛相遇的那樣冷漠無情。她很快地把頭低了下去，我該不該往前走去？這是

一個機會，但我好怕她又拒絕，我更怕她以為這樣的雨是我故意用巫術召喚而來，有哪種的傻子會在大熱天的天氣之下帶著雨傘……偏偏我就是那樣的傻子……

蹦…蹦…蹦，我的腳步很沈穩，沒有絲毫企圖，也沒有一點暗示，更沒有廣告『再忙也要和你一起喝杯咖啡』的那般浪漫：我輕輕淡淡的說：『一起回去考試吧！雨傘不大，請多見諒！』，沒有聲音的她，用沈默代替任何一種的回答，沒有肯定……沒有拒絕……但我們在傘下一起步出廟堂的腳步卻很一致。

臨走前，我又回頭看看文昌帝君的威容，這一次，帝君的笑容更加明顯，八卦鏡旁的白色蝴蝶緊緊相連，深怕那美麗的翅膀被打濕而失去該有的純淨。

杏林子曾經提到：『生命的美已經不在它的絢爛，而在它的平和；生命的動人不在它的激情，而在它的平靜。惟平和，才見生命的廣大；惟平靜，才見它的深遠。』

第四章：蛻變

< 明 > 陸紹珩：燈結細花成穗落，淚提愁字帶痕紅

面前的這一位女孩子跟我國中時期交往的女朋友有著幾分相似，或許又是男性賀爾蒙的關係，縱使她們截然不同，但我還是認為她們有著幾分神似。

那是一個落雨的晚上，水落在教室屋頂的正上方，打在溝裡，流到地上，掃過草叢，時遠時近的聲音隱隱約約中可以感覺到時疏時密的大雨，一陣音障擋住外面的聲音，這是一個落雨的夜晚，我被雨聲包圍在教室裡，並且孤立。

國中的老師就認真多了，他們會用『補課』的名義向學生要求晚上再留下來加強功課，一般來說，父母親聽到這樣的消息都會很興奮，因為學校願意替他們管教這一群正在青春期而情緒相當不穩定的孩子，這裡的老師不會笨到說：『再寫不完，你就休想回家』這一類的話，因為家已經不是唯一的歸所。樹上的巢裡早已經不會再見到嘰喳嘰喳的惱人小鳥，學校旁的鳳凰樹上只剩下一個孤單單的老巢，巢裡還掛著幾根鷓鴣換下來的羽毛，柔柔軟軟的，仔細的聞，還可以感受到鷓鴣從蛋中掙扎而出，掛著一種引來獵物者的腥臭，鷓鴣現在在哪兒？早已經脫換了羽翼，向那碧藍的天空飛去，天空大到有一種孤單的感覺，但也有成長飛翔的甜蜜，忽然之間，有些許單飛的感動，這不是寂寞，也不是悲哀，而是一個心靈舒放開懷的時刻，不用掩飾自己，不需武裝情感，只要單純並且坦然的面對最原始的自己，或許有一些飛不高的心酸，再不就是有一些不知落腳何處的恍惚，這樣的飛翔是成長帶來最大的蛻變動能，因為家已經不是唯一的歸所。

教育再如何的改革，也革不掉中國人數千年的科舉傳統，這裡的孩子很可憐，不只在學校被老師威脅，在家被父母威脅，連整個社會都利用制度要脅他們，他們利用教育的藉口編織了一個網，不，應該是一台精密的機器，他們將人們貼上標籤，從此走上不同的路，是的，真的就是走上不同的路，升學班的孩子被安排到一個較好的教學場所，在那裡的老師更為嚴格，他們用更多的時數與更嚴密的作為保障這一群人的生存之道，也捧好自己的飯碗，增加自己的名聲；放牛班的孩子則是被丟棄在一個骯髒不堪的教學環境下，一般而言都很接近廁所，就像教育學家杜威所說：『教育具有暗示的作用』，那裡的老師只會低頭對桌子說話，他們從來不關心自己的群眾在哪兒？也不在意這樣的舞台是否能稱作學習？他們只要能夠唸完30分鐘的課本，再加上遲到10分鐘，早退又十分鐘，他們就可以混完一節課，孩子空蕩蕩的來，又空蕩蕩的離去。

鳳凰樹下有一隻鷓鴣跌死在自家的巢前，這樣的舉動引起了放牛班孩子的關心，因為升學班都在唸書，他們根本沒有機會觀察大自然透露出來的訊息，更何況，他們也不想跟我們放

牛班在一起，其實沒有人知道這個巢的確切位置，仰頭探尋，你只會見到枝葉繁密，雲深不知處，整個下午就聽到母鳥一邊哀戚的悲鳴著，一邊又是盤旋在老樹的上空，這次她不會再躲起來，只是哀哀呼叫著孩子的姓名，讓人不忍心再打攪，卻更不知道如何安慰。

法國的雨果說：『人生下來不是為了抱著鎖鍊，而是為了展開雙翼；不要再有爬行的人類。我要幼蟲幻化成為蝴蝶，我要蚯蚓變成活的花，並且飛舞起來。』跟女友的交往是被父母親所反對的，他們以為我會因此荒廢學業；老師也認為我的年紀應該將時間花在學問上，不應該談兒女私情；女友的態度也是來來回回，一場莫名其妙的初戀也因為一些莫名其妙的誤會而莫名其妙的結束，但我真的知道當時那種『為了她，什麼都可以不要』的感覺就是我要找尋的、強烈的愛。當我們在自身思想的幽谷中發現一片需空，從而在天地萬物中呼喚，尋求內心的感應同時，受到我們所感受，所畏懼，企望的事物那種情不自禁，強而有力的吸引，那就是愛。若是深刻的加以感受，祈求他人的神經能和我們得到共鳴，他人的目光和我們交融時，一樣地炯炯有神，這就是愛，連結了人與人、人與萬物神經的契約，愛的需求和力量一旦死去，人就成一個活著的墓穴，一副苟延殘喘的軀殼。

國中的聯考將至，暑氣逼人的七月是多少莘莘學子痛苦的季節，整個社會編織出這樣嚴密的網篩選出『人才』，菁英教育制度下的孔門弟子在這段時間將要忍受更高度的煎熬，更深度的磨練，老師的棍子下的更重，他們的眼神更為銳利，猶如天空中看中獵物的鷹隼，絲毫不容許任何的差錯，這樣的精準只是為了步入一個更好、更嚴密、更具殺傷力的『好學校』，眼角稍稍翹起，眼珠子隨著獵物移動，眼眶中泛紅的血絲就是記錄教師『愛之深，責之切』的真實感受，當年的教育制度不僅只容許正確的老師以及永遠錯誤的學生，而且他們還以為世界上的事物只有一種答案，方程式的解法只有一種方式，認知的過程相當的單一，學習的方法更為單純，學生不應該有所問題，所以，當這些學生發現了第二種解法的時候，或是當他們不知道如何解答問題的時候，那一定就是學生太懶惰了，因為，在這裡，只容許正確的老師以及永遠錯誤的學生。

『如果想要追求更好的人生，你就必須不斷超越自己，提昇自己』，一位我最信任的教師，一為令我完全改變的教師，一位只給予我鼓勵的教師，畢業時，他對我說的這句話不僅成為我的座右銘，也成為我向這張社會的網繼續邁進的動力，我不是一位拒絕聯考的小子，更飛被聯考拒絕的考生，為了賭一口氣，為了爭個面子，為了跟女友繼續交往，為了太多太多的動機與誘因，考前的三個星期，我比別人更用功，我思考更多的道理，我捨棄更多遊玩的時間，聯考的那兩天與一般的日子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天氣一樣的熱，校園一樣的充滿了學生的滲汗的鹹濕，唯一改變的是我，當我再見到那一群放牛班的同學時，我知道我們之間有一些不一樣，他們也知道我發生了一些變化。

滿臉青春痘的土芭樂：『幹！你死去哪兒？』（台語），我答說：『沒有啦，我在圖書館看書』土芭樂身旁的小嘍囉阿力又說：『靠一么！』（台語），我笑了一下，隨後就考試鈴聲一響，我們進步不同的教室應考，但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與他們見面，我知道我們之間有一些不一樣，他們也知道我發生了一些變化……

榜單出來，父母親為我燃放了一串鞭炮，竟然為了慶祝我考上了新竹的第一學府 - 新竹高級中學，雖然是倒數第三名考進去的，但還是讓對已經放棄的父母親重新燃起對我這這個孩子的希望與信心，我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喜悅，他們逢人便說起這樣的榮耀，我更加的沒有機會為自己過去的荒蕪與無知提出藉口，我要控訴這個制度，我要控訴這些教師，但這樣的屈從已經讓我沒有機會再做出控訴，因為，我已經在制度的牢籠裡，蹲在屎溺沆瀣的牢籠，

苦苦的看著眼前的燭火，一閃一滅，父母親帶我去感謝以往教過我的老師們，他們一直以為都是老師的功勞，但我始終不願意承認，因為棍子落下的時候，我不會抬頭看她；捏我耳朵的時候，我只會低頭，絕不再多說一句話；上課的時候，我不會看她，深怕又被她責罵；畢業的時候，我從後門溜走，害怕又被她看到；以後再有經過學校的時候，我都會繞另外一條路走，因為……我不要再看到任何一位老師。

第五章：這一條路上

< 民國 > 三毛：女人不講邏輯，男人拿她有理也說不清

雨一樣激動的打著我的雨傘，整條小街上流佈著大大小小不一的小河流，都是因為雨實在下的大大太急的緣故，整條排水溝完全失去作用，大雨下的河流和溝渠就像一條又一條逆流而上的鮭魚，他們有所目的，他們知道目標，他們在微光之中閃閃發亮，極柔竟極細膩，你幾乎感受不到它流動的痕跡，可是你明明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軌跡正隨同著緩緩流動，流動中有許多悲喜的交替，許多生死的輪迴，這樣的雨流可以是風平浪靜，也可以是濁浪排天，或者也是一洩千里，再不就是蜿蜒曲折，動是動到侵奪山壁，靜又靜到失去生命，只要再走幾步路，我們就可以一起學校甄試的會場，路很短，但卻走了好久……好久……

沿途有看不完的景色，或美麗或醜陋，或純淨或污濁，有時候，對這樣的雨真是產生了一絲的愛戀，一絲的憐憫，還有一絲無可無不可的泰然感動，我們無從選擇，在這樣的框框理，所有的框架早已經逼迫我們習慣這裡的作息，這是我們宿命不可逆的流域，在緩緩的流淌過程中，我們學習接受生命，嘗試著愛憐生命中的無奈。

看到了學校大門，身旁的她卻突然衝了進去，一陣詫異襲來，是不是她不好意思讓別人看到我們一起撐著傘，但她怕什麼呢？這一段路上，我們沒有說話，存我們之間的只有寧靜與沈默，氣息之中裂割出陌生的氣流，她衝進會場，她回到她的朋友身旁，待我也跟著再座回到悶熱矮小的椅子上準備資料時，她不經意的看著我，我也看著她，互相存著默契的點頭，嘴角撕裂，撐飽了緊繃的臉頰，『謝謝！』，她並沒有說出聲音，只是像蛇一樣的用著微弱的氣聲說出自己的想法，吐出的氣息就是他們用來探測這個世界的方法與準則，氣息的伸吐也是他們向這樣的穹蒼宇宙表現出生命的救贖，雖然贏去生命，帶卻不能贏去我們一路上留下沈默的歡樂笑語，無盡的愛意。

這種感情應該是朋友之間的愛吧！因為我知道，愛情這樣的東西是一種具有獨佔性與專一性的侵佔，絕對無法見容第三者，愛的越深，濃度就越高，起化學反應的結果就更加強烈，之後，分子之間的空隙就更少，磨擦的機會越提高，敏感多疑、需索欲求、不滿嫌隙，之後更多的怪罪就會一齊作用侵蝕愛的完整性。而朋友則是站在平行線上看待彼此的一切，有一定的距離以保持策進的安全，也有一定的空間可容飛沙，進退伸縮之間，便多一分尊重，多一分相忍，多一分客氣，我喜歡這種平起平坐的感覺，不願意再讓過去的瘡疤傷害自己，正因為可以彼此切磋，彼此砥礪，彼此學習長進，雖然清淡如水，卻更為綿遠互長，我喜歡跟人們作朋友的感覺，不只可得一時，更得一生。

甄試的號碼一個叫過一個，八百多位的考生（流浪教師）把這間國小擠的滿滿的，我們為了爭奪自然界之中得以餬口的機會，每個人都使出渾身解數，有的人帶了5個行李包，每一個行李包都是自己教學檔案的資料，看得出來有些是矯造的，就連獎狀都是一場虛幻，這些只為圖一口飯吃的流浪教師像隻野狗一般的乞憐自己的食物，而且這種情況只會越來越嚴重，因為這些年的畢業生越來越多，但是台灣人口卻越來越少，學校不斷的面臨減班的命運，僧多粥少的窘況，你將會看到教育界的一場噩耗，道德的最後防線將會崩潰，越來越多人將

會不顧自己的顏面，用盡各種的手段，就只是為了擠進孔門後進的行伍之中，對我們流浪教師而言，只有痛苦和必然才是驅動教育的大監工，法律無非只是圈定行動範圍的藩籬而已。犯了錯誤以後，痛苦就像鞭子一般的笞打我們的心靈，但我們到落榜的那一刻就從來不曉得這樣的受苦是因為行為的不端或是教法的不對，有更多的人是活活的被人情的壓力逼死，打的昏倒在地，餓死溝壑，或者瘐死獄中，但我們心裡絕對不會想到，我們之所以受鞭笞打正式由於一心一意要越出必然所設下的界限緣故。一個被命運擺佈的囚徒，要被自己的尋歡作樂鎖住了手腳，不知道圍牆有那麼高大，並且生活的看守永遠手裡拿著槍在巡邏。哪裡知道一切的歡樂都是在牆內，而不是在牆外。一心想越出社會允許的範圍，制服那守衛。當我們聽到被係著大拇指吊起來的人的悲呼，聽得不詳的槍聲，標誌又一個想脫逃的可憐蟲送命的時後，我們才認定這個人一直在和這樣的社會作鬥爭，只有死亡才能終止這一切的鬥爭和作惡。

痛苦真是最強者，一次又一次落榜的流浪教師一一的將一小撮的塵土推擠到智慧的神壇，結果到底會不會在墓上長出一朵惹人疼愛、讓人珍惜的花卉？我並不否認這樣痛苦的直接條件或是最後條件以及知道有某一件事情的這件事情的直接和最後條件，是集中在一些特別的有機體身上的。他們才是受到教育制度青睞的一群，他們啣著金湯匙出身，他們的地位尊貴，我們只不過是個賤民，圖口飯吃的賤民，我們拿什麼去跟這樣優勢的人種拚力並進？制度的痛苦真是帶來無盡的循環，但我卻極力的否認一件事情發生的原因條件事實上就是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性質和特徵，因為我還是相信，人們向上、向善、望遠與掙扎的趨力，我一定可以改變這樣的循環，只要時間對、地方對、人也對，我必定可以改變時間被定義的結果，我主張：雖然這些條件對於這件事情的發生是密切相關的，但是他們在作用上卻是發生在這件事情之外的。而且我也認定，一種觀察在時間上和空間裡的終點條件是集中於一個特殊的有機體以內，但同時他們卻並不是寓於這個有機體的命運之下的。因為在產生一種痛苦或產生對痛的一種觀察中既直接包括有命運以外的事情，也包括有命運以下的事情，改變這樣的趨勢，猶如唐吉訶德浪漫的遊走，只要找到對的人、正確的時間、完美的場所，不僅正義會再度降臨，就連這樣的惡夢就將會結束。

第六章：唐吉訶德的試煉

< 法國 > 馬賽爾：唯一不會改變的事情是：在每一個時代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新竹中學果真是一所令英雄陶醉的學校，踏進他的校門，唯一映入眼簾的就是巍峨的建築物，爬過 36 階的學子梯，你才會走到自己的教室，嚇！教育的殿堂就是這樣來的，每年，只有新竹市前 800 名學生才可以入駐這個歷史悠久的學院接受薰陶，只要套上竹中的制服，卡其的色調標示的是學子的沈穩、服從、與接納，校園兩旁的步道的唯一終點就是圖書館，而圖書館則是被新竹市地標 - 十八間山所包圍，綠，是對這個學校最好的形容，松鼠可以在教室門前駐足，不時也有畫眉蔑視這一群學子，鶯聲燕語與學子朗朗的笑談時而和諧，時而相互交錯，這裡是一間男校，一所堅持只收男生的學校，或許會惹來不少女性主義者的大聲撻伐，但對於『年少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這一群學子卻提供了絕無僅有的學問交換的場所，午後的新竹中學經常吹著來自十八尖山的山風，燠熱的季節不會再帶來任何困擾，在樹下，你隨時可以啜飲著清爽的菊花密茶，這樣的生活帶有的是絕佳的情趣，如雷諾瓦畫中的色溫，於此一樹蔭的光暈下，人們很容易就跌入學問的深淵裡。

高齡六十的國文老師，一派老學究的模樣，整天都穿著一樣的中山裝，提著連皮都已經斑剝的公事包，頭頂毛髮雖少，但一定用髮油仔細梳理過才來到學校，他就是我的班導師，班

級雖然沒有活力，但是處處充滿學問；教法雖然老舊，但一定時時要求領悟，要說這求學的日子是一個謎也罷，是一個未知數也好，畢竟有太多的可能或不可能已經發生或等候著發生，一路行去，懷著期待、好奇、懷疑與忐忑不安的焦慮，或有些歡然，有些哀愁，或是美麗的喜悅，或又是深刻在心頭久久無法消失的創痛，這就是教育的本質吧！

一回，老師按照慣例在模模糊糊的黑板上寫下作文題目，這一次的題目是『立志』，好熟悉的感覺，這個題目從小就被不同的老師先生追問，他們似乎很想知道這樣的答案，我曾經想，若是我立志當一位乞丐，他們會用怎樣的眼光看待我？我又想，到底這樣的題目有什麼人生的意義？！人一定非要立志不可嗎？！何必苦苦追問這些都尚未進入社會的學子？立了天大的志向，若是沒有徹底執行動力和一路順遂的人生，志向再大又有什麼用？許多交纏不清的人生，更多處理不完的恩恩怨怨，立志！有時我們向是亢奮十足的勇士，有時面對社會的冷酷無情，又猶如喪家之犬，美與不美、好與不好、快樂與不快樂、完整與不完整都在彼此的交替中逐漸長大，年紀越來越大，志向卻有可能越來越小的。立志！免不了人生許多小小微乎其微的嘆息與怨悔，免不了有許多獨自擦淚的經驗，有些人踏下的腳印與我們同行，有些與我們交錯，更多時候，這條執行志向的路上只有我們的足跡一雙，獨自摸索自己的志向，走在自己的路上，四顧茫茫然，卓然而行。思考了很久，那一天，我很認真的面對自己，我也很堅決的立定自己的志向，我要成為一位老師，一位好老師。

其實，那一次我的得分也不高，但是那一回的文章卻是字字刻下我對上天所立下的誓約，就像摩西遵守上帝所指派的任務，抱著十誡的誡石，開創破紅海的舉動，自己的志向，因為喜歡、興趣與毫無理由的誠口，所以可以毫無窒礙，得以試煉自己人生，發揮自己的能力，堅定自己的理想，也在眾志成城的鼓勵之下逐步實現，問天地，不會辜負他人；看山河，不曾留下半點遺憾，該付出的都盡力付出，該盡的心力也都已然完成，若真的得不到，可就非我所有，不強求，進退必須從容，屋外風雨，就任他流去，我在風雨中還是立志做一位老師，一位好老師。

大學聯考的那三天，我一心一意的只想將分數提高到師大的成績，我以為只要該付出的都盡力付出，該盡的心力也都已然完成，上天是真的會幫助我的，那一年，我所有的志願卡上都是填上師大與師院所以科系，我要向上天要個證明，我是在風雨中立志做一位老師，一位好老師，我相信，信心就是行動的實踐，不是口號。俄國托爾斯泰說：『理想的現實化 - 這便是即將到來的時代任務。不是從一堆從屬於人生的盲目惰性的事實中，把理想演繹出來，也不是把理想轉入理想的世界，過程恰恰相反：理想世界對物質世界的征服。』我的老師在得知我考上師院的時候，撥了一通電話給我，我們聊了很多，聊到我怎樣的感謝他，聊到他很欣賞我的表現，聊到：『如果一個人的頭上缺少一顆指路明星 - 理想，那他的生命將會是醉生夢死的。』

喔！喔！喔！終於知道為什麼所有的老師都想要知道孩子們的志向了，因為他們關心孩子的未來，在孩子由小學到中學唸書，再由中學步入大學的殿堂，甚或是由大學再精研學問而進入研究學院，他們終究要踏出這個社會，用盡各種工具，使出各式手段，耍盡每樣心機的維持自己的立天生民的一塊立足機會，而老師們知道『如果一個人的頭上缺少一顆指路明星 - 理想，那他的生命將會是醉生夢死的』，星星雖然有著很遙不可及的距離，但終究會有成為流星的一天，那一瞬間的閃亮已經相當足夠，在歷史的舞台上，無數偉人們發出的霎時光芒也照亮了人類的坦途。沒有理想，等於死亡。

尾章：流浪教師的家

< 英國 > 賽繆爾：成大事不在力量大小，而在於堅持多久

一大早就來到這間學校報名，現在都已經下午了，草莓冰沙早就已經丟到垃圾桶裡，那位女孩子也已經考完試，但她還留在那裡，其實也不只是她還待著而已，因為這間國小傍晚就會公佈成績，反正都已經等了一個早上了，再多等一個下午也有多大的差別，窗外的天氣依然燠熱難耐，我只感覺到自己的額頭的汗不停滲出，順著鬢角流到脖子，全身濕答答又黏漉漉的，背心的汗也一直留下，流到一個暗暗的角落，還有更多的汗都還來不及滴到地板就已經蒸發，拿著那條發臭的手帕猛擦著自己的身體，痛惡自己全身的鹹濕，但是為了圓自己的夢 - 做一位老師，一位好老師，我願意.....

我號碼順位前的幾位教師都已經進去甄試完畢了，我也因為緊張而坐不下去，我一面拿著面試的資料，又一面的整理自己的儀容，雖然只有三分鐘，但任何一秒鐘的表現都不容許有任何錯誤，雖然我知道這其中決定的因素可能並不在我，但我還是會盡力完成這舞台上的三分鐘，進自己最大的力氣，表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行動是自信因最大的締造者。缺少行動不僅是畏懼的結果，而且也是畏懼的原因。採取行動也許你能獲得成功，也許結果不盡如人意，但總是比坐以待斃的好，也總是比又再當一年的流浪教師來的更好。

步入甄試的教室，我很有禮貌的先向各位評審老師先進們鞠躬，抬起頭來，我想用智慧的眼光征服他們，回想起以往由小學及中學老師與我互動的種種經驗，我知道我的人格已經被他們塑造成這模樣，當我注意到其中一位女老師的時候，我的眉頭突然一皺，生命中一些熟悉的身影暗暗浮動在我的腦海裡、潛意識裡、血液中，雖然身體有些彎，身上的衣服也素雅很多，帶那樣銳利的眼神相當的熟悉，她看了報名表上的名字，也微微的頓了一下，當她將眼神射過來的時候，我不知怎麼地，一切的下意識都自己作主，皮膚也收起了迅速的反應，繃了起來，什麼智慧的眼神也都不見，我深深跌入童年的回憶裡：

棍子落下的時候，我不會抬頭看她；捏我耳朵的時候，我只會低頭，絕不再多說一句話；上課的時候，我不會看她，深怕又被她責罵；畢業的時候，我從後門溜走，害怕又被她看到；以後再有經過學校的時候，我都會繞另外一條路走，因為.....我不要再看到她。

你會問我，還記得小學老師的模樣嗎？記得她叫什麼名字嗎？

我想起來了，一切都想起來了，一看到她就在我的面前，我怎麼會想不起來！我知道甄試的時間只有三分鐘，我也明白我很重視這場考試，但是下意識逼的我抬不起頭，頸子僵了，嘴唇抖了，我深深跌入童年的回憶.....

老師問：『你已經從嘉義師院畢業了呀！』，『是呀！』，我答著。老師又問：『我們很久不見了吧！』，『是呀！』，我又回答。『你還是一樣的害羞！』，老師說，我答著：『是呀！』，（但我心裡卻不是這樣的想）。『由你的教學檔案看起來，你真的很優秀，我們很需要會英語的老師！』，『謝老師稱讚』，我回答著。接著一些老師也提出了一些難度不一的問題，三分鐘一過，童年回憶裡的陳老師第一次用溫暖的語調跟我說：『博裕！歡迎你加入我們的教師陣容。』，我向老師點一點頭，走出教室的大門，碧藍的天空染出橘紅的調和，也還帶著幾分紫藍色的憂鬱，鳳凰花也跟著羞澀許多，一陣暖風又吹過我的衣襟，身上沾滿了鳳凰花細細小小乾枯的黃葉，好熟悉的感覺，我不禁問一問那造物主，為何緣分如此奇妙？！命運如此的捉弄人？！

榜單公布在學校的長廊走道上，百多位的老師聚在一起看榜單上唯一僅有的兩個名字，有的早已經收拾好行李步出校門，連頭也不回的坐上計程車離開，我知道他們下一個該歸去的地方並繼續流浪；有的則是聚在公佈欄前討論剛才甄試的景況，那位雨中與我一同撐傘的女孩

就站在我的面前，她比我還矮上一個頭，風吹過來的時候，就會有一種百合和茉莉花香的味道傳進我的鼻梁，刺激我的腦下垂體，我還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許也不知道我的，榜單上只有兩個名字，走廊上人潮散去，也只留下我和她的身影，她猛地一轉身，撞到我的胸膛，我們倆個互相看了一下，臉上都掛著尷尬的笑容，等我想轉身回頭離去的時候，陳老師就在辦公室叫著我的名字：『博裕！明天早上就要來報到喔！』，我第一次正面的看著她，我回說：『謝謝老師，我知道了！』，女孩問我：『你就是榜單上的博裕老師？』，我答著：『是呀！你大概就是芸佳老師吧！』，女孩靦靦的點了點頭，我說：『明天我們再見面囉！以後記得要帶傘喔！』

閉著眼睛，迎著涼爽無比的微風，頓時感覺到天地都是無比祥和而且沈靜的，沒有絲毫的哀怨，激動的回憶與情緒也漸漸沈澱，一樣的椰子樹，相同的鳳凰花，遊樂場中不時傳出一兩聲孩子的嘻笑聲，鞦韆也是斷掉一半的老玩意兒，教室裡斷掉的粉筆，斑剝不清晰的黑板，粗糙佈滿大小坑洞的桌子，國小好像都是這樣，從以往到現在沒有什麼改變....沒有改變，現在如此，過去也是如此，將來.....將來.....也會如此。